

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王春鸣

花边系马

给学生讲汉代古诗。很平常的一天，很平常的一课。可是说到那首“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的时候，我忽然心头纷乱，哽噎不能语。这个佚名的诗人太厉害了。六个字，就把所爱之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都顾及了。“画眉深浅入时无”“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学生们举了无数的诗词，想要打败这句大白话，可是，那些读上去精致唯美的句子，哪一个字敌得过如此朴素而无敌的表白呢？你要好好吃饭呀，我会永远想你的。这，难道不是人间最深的爱吗？

我们从情诗讲到决绝词，两千年古典诗词的历史，诗人们的恋爱史，这一句直接封神。也是汉代，卓文君曾经给负心人司马相如写了诀别的诗和信，大家都以为司马之所以“诵尔嘉吟而回予故步”，是因为她“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负”的凄切《白头吟》，实际上，应该是她附书中的那句“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的力量吧！卓文君嘴里说着“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可是她不舍得，于是以退为进：从此以后，你要好好吃饭，不要再牵挂我了。啧啧，这不就是“上言加餐

食，下言长相忆”的翻版吗？

年轻的孩子们不懂，以为在一起或不在一起，经常为对方点个外卖，再配一点风花雪月，恋爱就能长久了。

我曾经也是，在和他们一样年轻的时候，写了很多情诗，为自恋，为单相思，为两情相悦。那些旖旎的句子，虚掩了整个青春。漫长而琐碎的岁月里我怎么去爱，老了以后我怎样爱？怎样被爱？我也想不到。但是诗总难免矫情，很多写诗和读诗的人，早已不相爱。我们总是一定要经历长久的时间，才能明白，爱就是一些特别简单的行为、声音，它难在要坚持到老，要遍布各处，要濡染每一个细节，要日常而盛大。

这简单直白而动人心魄的诗句流传到现在有两千年了，不再年轻的我，终于能够常常在身边看到那句诗。有一天坐公交车，前排是一对老夫妻。丈夫似乎在眯着眼打盹，因为气温高，车内开着空调，每个位子上方都有一个出风口。妻子没有睡，她摸摸身边人的手，踮起身子把风口关了，老头嘟哝着说热。她只好又打开。一路上就看见那只白皙的长了点点老年斑的手忙碌着，试着风的大小和方向，我怀着笑意从她的动作猜测她平时在家啰嗦颠倒的模样。而大多数时候，那只手一直挡在丈夫白发稀疏的头顶。这样凉气就受到了温情的遮挡，顺着她的手背四散下来。老头开始发出安逸的鼾声。

下车的时候我看清了他们。睡了一觉的

说着说着，他们明白了，加餐食、问寒暖，这些听到麻烦的家常话，原来，都是那句诗啊。

老头儿精神很好，他一个人拿起所有的包包，还腾出一只手来牵起老太婆的手。泪目，这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样子了。如果他们偶尔分开，彼此的牵挂也没有别的事，就是饮食冷暖而已吧！

我很少坐公交，就在那趟车上，看到老年人刷支付卡，感应器的回答竟然不再是几年前的“老龄卡”。幸亏上来的老人多，一次次刷，我反复地听，仔细地听，原来，改说“长寿卡”了。听清的那一瞬间很感动。是谁想到改成这两个字的？他一定很爱自己的妈妈，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当公交车不紧不慢地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连免费卡刷出的电子声，都充满了千年古调的诗意。

确实，加餐食和长相忆，并不是只在男和女的恋爱婚姻里。我问学生们，上一次父母亲和他们聊天发信息，第一句是什么？

“吃饭了没有？少吃点外卖啊！”

“南京冷了，有没有加衣服？”

“最近晚上没有熬夜吧！”

“生活费够用吗？”

“出门要戴好口罩做好防疫啊！”

……

说着说着，他们明白了，加餐食、问寒暖，这些听到麻烦的家常话，原来，都是那句诗啊。

我还曾经在一个妈妈的手机上，看见她关注了双城的天气，排在前面的那个，是孩子读大学的城市。有些长相忆，说不说出来，一直满满地在那里。



我不愿意把人往坏处揣度，虽是继母，但一个刚刚做了母亲的女人，总该怀有天然而强烈的温情吧？

温柔似粥

□江 徐

坐看苍苔

有位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生活经验告诉我，世事皆如此，包括煮粥这件事。煮粥时，一不小心就成了水分过多的饭，又一不小心，熬成了打捞不到米粒的汤。难得收获一次恰到好处处的粥，盛上一碗，面对它，心里忆苦思甜起来。

小时候喝粥，想喝甜粥，就加两勺红糖，想喝咸粥，就滴几滴酱油。那时候不分什么生抽老抽，酱油就酱油。我不喜欢喝咸味的，家里酱油肯定管够。偶尔想换换口味，就拌红糖。红糖与酱油同时拌粥，会是啥味道？我没有尝过。因为大人说，咸甜同吃会肚子疼。如今，虽然也有机会品尝一下，但已没了那份尝试的兴致。小时候生病吃药，配回来的药一粒一粒的，像油菜籽。我倔，不肯吃。奶奶偷偷把“菜籽”埋进粥里。其实我有看到啦，但不说出来，趁大人不注意把“菜籽”拣出来吐掉，没拣出来的，也就顺着粥喝进去了。

爷爷为我反复讲述的几则故事当中，有一则是关于喝粥。说有一户地主家，待人吝啬，雇了童工给他家干活，每天煮了粥，锅底厚笃笃的捞给自己儿子吃，上面薄稀稀的盛给童工吃。可是啊，时间久了，童工见胖，他儿子反倒瘦了！

每回讲完，爷爷都会笑起来，咧开没有牙齿的嘴，仿佛为这出人意料的结果感到得意。我当时年纪小，没啥想法，痴痴地看着爷爷。如今回想起这一幕，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就要问一问爷爷：那后来，地主给童工吃厚粥，还是依然给他喝薄粥呢？不知道爷爷心中藏着怎样的答案。

或许当时也是在喝粥，爷爷想到这个故事的吧。用柴火熬出的粥，厚的那部分内容黏稠，薄一些会有一层半透明的米浆。那时的米粥泛着鸭蛋壳的青。那时候的咸鸭蛋，是自家养的鸭生的蛋，到河边挖

酒意诗情，联手助我书兴，奇形异姿，如群燕相约直奔腕底而来。

草书、酒和我

□杨 谓



经常有人对我说：“什么时候请你喝酒，喝到七八分了，给我也来一张草书。”在人们的理解里，写草书总是要先喝点酒的，有酒助兴，草书会写得更好。

在我的记忆中，2002年之前，自己好像没有在酒后写过草书。2002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写出了平生第一件算是比较成功的、长达12.6米的草书长卷李白诗《梦游天姥吟留别》。具体过程是这样的：那晚因为加班，七点半了我还没吃上饭，后来与妻子找到了一家小饭馆，我因口渴喝了一口气喝下了一瓶冰镇啤酒，回到公司时觉得有些晕乎乎的，想起了一直未能实施的草书创作计划，于是一口气写下了李白的那首名作。完成后，感觉自己体内有关书法的积累一下子全被掏空了，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我未曾创作过别的作品。

尝到酒后创作的甜头后，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又有多次类似的做法，但结果似乎都不怎么好，或失之于“过火”，或失之于粗糙，现在回想，主要是这三个原因：积累和工力不够；准备不够；醉酒状态过深。

唐代草圣张旭是酒仙，喜欢在酒后作草，有杜甫的诗为证：“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宋代苏东坡平时不写草书，只有在酒后才写，他说：那个时候，感觉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大诗人陶渊明和李白，写过不少饮酒诗，边饮边吟，饮后长吟是常事。他俩又都擅长草书，李白的《上阳台帖》是书法史上的名迹，他同时还留下了“醉草吓蛮书”的传说。前几时看到一件陶



寂静

彤夫摄

几声干冷的拨弦，加上一句绵软无力的吟哦，仿佛让人看见了一颗慢慢憔悴的心，是不是勃拉姆斯在创作时把自己想象成了大提琴？

一部协奏曲挽回一段友情

——勃拉姆斯《a小调小提琴和大提琴双重协奏曲》赏析

□木火



四季乐韵

为小提琴、大提琴和乐团所写的a小调协奏曲（OP102），是勃拉姆斯最后一首纯粹的管弦乐作品。在他所有的协奏曲中，这部作品似乎知名度最小，而在乐曲中，也几乎找不到任何供独奏小提琴和大提琴炫技的段落，显然作曲家更关心的是音乐本身所要表现的东西，一段纯正的经历波折与考验的友情。

1853年，22岁的约阿希姆担任了汉诺威宫廷乐长。也就是在那一年的春天，曾参加1848年革命的匈牙利小提琴家雷曼尼，带着相识才两年的勃拉姆斯启程举行巡回演出。途中，拜访了学生时代的老友约阿希姆。勃拉姆斯与约阿希姆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很快成了彼此的倾慕者和最好的朋友。也是在约阿希姆的推荐下，那一年的9月，勃拉姆斯鼓足勇气拜访了舒曼，由此开启了人生的成功之门。

在1860年勃拉姆斯发起的抗议新德意志乐派的“宣言”事件中，约阿希姆的名字署在第二位，却是四个人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想来也是看在好友勃拉姆斯的面上，才不顾势弱鼎力支持，自然承受了瓦格纳阵营最多的甚至是

恶毒的攻击，但两人的友情经历了考验。

然而，20年后，两人的友情却因为一封信而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起因是约阿希姆对他太太歌唱家阿玛丽有着近乎病态的嫉妒，甚至公开指责她和出版商西姆罗克有染。勃拉姆斯因此作了调解，但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不久后的离婚诉讼中，阿玛丽将勃拉姆斯写给她的一封信在法庭上公开，做为她人品善良的证据。约阿希姆却认为自己被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出卖了，由此与勃拉姆斯断绝往来。直到1887年，勃拉姆斯决定创作一部双重协奏曲，以促成他和约阿希姆的第二次握手。

约阿希姆被打动了，并向他的老朋友提出一些弓法上的建议。1887年10月18日，a小调小提琴和大提琴双重协奏曲在德国科隆首演，约阿希姆担任小提琴独奏，约阿希姆四重团的成员豪斯曼担任大提琴独奏，勃拉姆斯亲自指挥。观众的反应比较冷淡，就连克拉拉也不太喜欢作品的独奏部分，觉得缺少光明感。但也有人欣赏这部作品，特别是约阿希姆本人。不管怎么样，应该说勃拉姆斯遂了自己的心愿，靠一部作品挽回了他与老朋友的友谊。

于我，喜欢的是这部双重协奏曲迷人的音响效果，乐队的浑厚叙述、小提琴的纯朴表白、大提琴的浓情歌唱，形成了奇妙的层次和对比效果。这种特质在第一乐章的一开始就充分地显现出来，管弦乐队奏出了一个十分简短的主题，沉重而又严峻，营造了一个悲剧性的气氛。联系勃拉姆斯创作这部协奏曲的初衷，那会让人很自然地想起他与约阿希姆之间的误解和中断的友谊。紧接着，大提琴颤悠悠地展开了一段近似于华彩乐段的独奏，似暗夜精灵，悄悄地爬上孤独的心房。大提琴的低诉非常平静，而后稍稍激动，最后是几声干冷的拨弦，加上一句绵软无力的吟哦，仿佛让人看见了一颗慢慢憔悴的心，是不是勃拉姆斯在创作时把自己想象成了大提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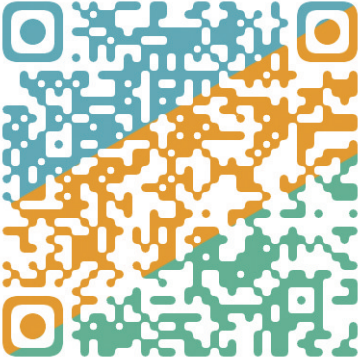
木管乐器轻柔地奏出一小段经过句后，独奏小提琴加入了进来，一诉衷肠，与之相伴的是独奏大提琴。交错缠绕间，音乐的情绪渐渐激动起来，似在回忆青春年少风华正茂，那一段激情飞扬的友谊。乐队又奏出了最初的主题，愈显悲情难抑。而在音乐的展开中，

渐渐过滤了那缕伤感之情。随后，独奏大提琴与小提琴一前一后，交替陈述两个主要主题，进入再现部后则奏出经过扩展变化了的两个主题，管弦乐队总会在独奏乐器情绪高涨的时候顺势接上，浓墨重彩地渲染一下。乐章结尾，似乎断断续续地重复了开始的主题，最后于弦乐强有力的拨奏中，独奏小提琴和大提琴剧烈地颤动着弓弦，干脆利落地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情感，并在与乐队的齐奏中结束。

第二乐章却是完全不同的温柔抒情的风格，显得格外亲密。首先是圆号与木管组先后奏出一个极为短小的引子，虽由两个音符组成，但意境空阔深远。随后在轻柔弦乐的映衬下，独奏大提琴和小提琴宁静而深沉地歌唱起来，旋律时分时合，宛如一对好友或是情侣，忽而深情凝视，转而又相偎相依。乐章中部，在长笛、大管和单簧管的陪衬下，独奏大提琴和小提琴又展开了对话。最后又重复了乐章开头的歌唱主题，伸长的乐音慢慢安静下来，飘散在木管渐行渐远的长音中。听了这个乐章，总会沉醉于小提琴和大提琴喁喁私语般的亲切感中，想象首演时的约阿希姆，能不能被感动吗？

第三乐章的色彩明亮了许多，一开始明快的吉普赛舞曲风格主题轻盈跃动，先由大提琴奏出，小提琴跟进，随后是管弦乐队的爆发式齐奏，显得坚强有力。这样强烈鲜明的主题贯穿了整个乐章，使音乐的情绪变得激昂起来。饱含情感的第二主题在独奏小提琴和大提琴及乐队的交替演绎中，也是宽阔宏亮，富有气势。乐章的尾声，乐队奏出最初的主题，独奏小提琴和大提琴则展开自由的畅想，最后融入整个乐队的强奏，结束了全曲。

告别悲剧的过去，面向明朗的未来，这是a小调小提琴和大提琴双重协奏曲所显示的情绪变化以及所蕴含的人生内涵。似乎完全不同于勃拉姆斯在音乐上的追求——背对浪漫的未来，面向古典的历史。这像伯恩斯坦所分析的一样，因那紧随其人其乐的双重特性——热烈雄辩的管弦乐，对抗亲密的带室内乐色彩的两件独奏乐器；德国式浪漫的歌唱性，对抗毋庸置疑属于匈牙利的乡曲。勃拉姆斯是一位音乐中的英雄，生活中的凡人。而无论他在音乐中怎么包裹自己，那份爱与善良总会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正如伯恩斯坦的直觉判断：“我爱他的音乐，丰富而温暖，深入而满足。”



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